

哈尼族叙事长诗集

赵官禄 周天泉 编

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 白 木

封面设计 陈 奇

哈尼族叙事长诗集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巨山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2⁵/₈ 字数: 54千

1989年12月第一版 1989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500册

ISBN7-5040-0327-1/I·327 定价: 1.20元

前 言

《哈尼族叙事长诗集》的出版，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。它不仅是哈尼族有史以来的第一部诗集，也是长期从事哈尼族民间文学研究、搜集、整理工作者的劳动结晶，可喜可贺！

我国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。各民族人民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，各自创造了本民族色彩鲜明、独具风格的文化，创造了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，共同形成和丰富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、光辉灿烂的文化，为人类的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哈尼族是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，人口一百零五万，主要居住在云南省南部红河两岸层峦叠障的哀牢山区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红河、元阳、绿春、金平以及江城、元江、墨江等县是哈尼族聚居的地区。

哈尼族历史悠久。早在唐代汉文史书上，就有关于“和蛮”或“和尼”的记述。传说在遥远的太阳升起的“奴美阿玛”地方是哈尼祖先居住的地方，后来因战争多次迁徙，最后才来到哀牢山区定居。这里气候温和，森林茂密，花草芬芳，牛羊遍地，物产丰富，世界有名的锡都——个旧，就是红

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首府。

和其它兄弟民族一样，哈尼族的民间文学丰富多彩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。哈尼族诗歌分为“哈巴热”（传统歌）和“阿茨吉”（山歌）两大类。这些叙事长诗，就是哈尼族民间歌手们唱“哈巴”时演唱的。歌手们唱“哈巴”时，听众聚至，越听越爱听，唱的人也越唱越爱唱，唱唱讲讲，讲讲唱唱，常常是几个小时甚至通宵达旦，一连几天。哈巴是深深扎根于哈尼人民生活土壤的民间艺术之花，也是没有文字的哈尼族的民间文学得以保存、流传的主要形式。

这些叙事长诗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哈尼族的社会生活、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，因此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。它的出版，不仅有助于广大读者了解认识哈尼族的民间文学，而且也为民 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。

本书在编选过程中，得到红河县委、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；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的大力协助，在此一并表示感谢。

由于翻译整理者学识水平有限，书中错误和疏漏之处，恳切希望读者和专家给予批评指正。

云南省红河县民族事务委员会

一九八七年元月

目 录

妥底玛依传歌

…赵官禄 郭纯礼 刘位循搜集整理 (1)

族源歌……………黄世荣搜集整理 (18)

斯奴捡奴

…李期博 郭纯礼 赵官禄搜集整理 (32)

流浪儿的歌……………郭纯礼搜集整理 (56)

打猎歌……………赵官禄搜集整理 (61)

火红的妥底玛依……………李 山搜集整理 (68)

后 记…………… (77)

妥底玛依传歌

赵官禄 郭纯礼 刘位循搜集整理

序 歌

妥底玛依染红了山溪，
红得象篝火一样美丽，
这火一样的故事，
不知流传了多少年代。
记忆的歌声飘向茫茫森林，
引来三山五岭的百鸟欢聚；
记忆的歌声伴着老人的琴弦，
激荡在每一个人的心里……

一

在奴玛阿美地方，
居住着年轻夫妇阿扎和沙依，
两人在屋后栽上青青的翠竹，
又在屋前池塘里养上了鱼。
清澈的池水，
映着他俩劳动的身影；

青青的翠竹林中，
飞出他俩绩麻纺线的细语声。

阿扎是一个强悍的猎手，
森林里有他神话般的奇迹，
他的身子象翠竹一个青葱，
他的双手象青松一样有力。
凶猛的虎豹畏惧他的长刀，
禽兽休想在他箭下逃离。

沙依长得比花还要俊美，
明亮的眼睛如同闪动的清溪，
她的身机灵得象采花的蝴蝶，
把乱麻织成精美的嫁衣，
她绣出的花絮象天上的云霞，
真是哈尼姐妹中最巧的织女。

自从阿扎和沙依结成夫妻，
他们好比森林的双鹿形影不离；
白天，一起上山打猎采麻，
夜晚，你唱歌来我吹竹笛。
深情的歌声回荡在高山密林，
奴玛阿美地方象花一样美丽。

一天黑水洞突然出现水怪，
喷出的黑气顷刻变成暴雨，

把奴玛阿美地方淹没，
多少牛羊被黑水吞去。
人们逃到高高的山顶上，
凄惨的哭声响遍了茫茫天地。

忠厚善良的阿扎和沙依，
不知道黑水从何而起，
沙依找出祖传的宝玉，
顿时宝玉里现出一头水怪，
阿扎和沙依迅速背上神弓，
跳上一棵深来的大树划去。

他们不是自己逃命，
要为百姓夺回失去的财富，
他们朝着宝玉指引的方向，
共同与滔滔的黑水搏击，
越过了无数漩涡与巨浪，
只见那黑水洞正吐雾气。

沙依将宝玉投进呼啸的水，
霎时间风浪直往洞中退去；
阿扎举起手中的神弓，
向那作恶的水怪射击，
水怪化为汹涌的大浪，
要吞没这一对勇敢的夫妻。

机灵的沙依将宝玉招回，
又迅速往水怪身上投去，
宝玉变为千斤大石，
把水怪与黑水压在山洞里。
从此，天蓝水碧，
叔玛阿美的百姓重建家园。

在一个丰衣足食的日子，
沙依生下一双胖胖的儿女，
小男孩取名叫索都，
小女孩取名叫妥底，
索都象阿爸一样健壮，
妥底象阿妈一样美丽。

树上的梨花谢了又开，
枝头的果子摘了又结，
妥底和索都一天天长大，
成了远近闻名的猎手和织女。
有一天他们的父母走进森林，
去寻找充饥的马鹿鹿子。
来到一个叫谷哈的地方，
遭到一群恶狗的围困阻拦。
原来是土司的少爷巴达，
带着一伙人和狗上山游逛，
他们死死拦住夫妻二人，
贼眼往沙依身上打量。

“呵哈，碰见这样的美女，
是我一生遇到的福气！”

他移动那双鸭子脚，
伸出那干柴一样的臂膀，
要搂抱婷婷玉立的沙依，
妄想把这朵花吞下肚肠。
没等罪恶的毒手触到沙依，
阿扎一把将少爷推倒地上：

“贼老鹰妄想叨海棠，
再动一动叫你啃树桩！”
说完拉着沙依扭头就走，
离开了豺狼横行的谷哈地方。

跌伤的巴达慢慢爬起，
让奴才背着急忙回家，
把出山的遭遇告诉父亲，
要阿爸替他把仇人惩罚。
老土司立即派出九百个打手，
由巴达亲自率领四处搜查。

搜了九十九座森林，
他们象哀叹的乌鸦；
查了九十九个山寨，
都没有见到沙依的影子。
正当巴达愁眉苦脸的时候，

见森林上空升起几朵炊烟。
巴达立即布置好他的人马，
象饿鹰捕鸡那样张开利爪，
他们向飘烟的树林间靠拢，
只见篝火旁坐着沙依和阿扎。
阿扎望着强盗举弓就射，
一连射倒了好几个随从。

被围困的夫妻俩爬到树上，
巴达命手下将大树砍倒，
阿扎跳下树来愤怒拼杀。
由于寡不敌众阿扎被捉，
沙依终于和大树一起倒下，
巴达一伙抬上沙依回官衙。

二

象金鹿离开了草坪，
象画眉离开了森林，
象鱼儿失去了清泉，
象蝴蝶遭受了雨淋，
妥底和索都不见阿爸阿妈，
天天在茫茫的森林里找寻，
哭声惊走寻食的野兽，
泪水象断线的珠子不停。

他们问森林：阿爸在哪里？

树叶对着姐弟俩飒飒哀鸣；
他们问高山：阿妈在哪里？
山岗对着姐弟俩落泪呻吟；
他们问清泉：亲人在哪里？
清泉为他们擦去悲伤的泪痕。
他们早望彩霞盼着父母归，
他们晚枕星星梦见双亲。

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
奴玛阿美飞来四只金鸟。
一只从东方飞来，
一只从南方飞来，
一只从西方飞来，
一只从北方飞来，
它们都一样美丽，
歌喉都一样动听婉转。

从东方飞来的金鸟，
带来了阿扎沙依的悲伤，
飞翔在妥底和索都的身边，
关切地把音讯传唱：
“美丽漂亮的妥底和索都，
不要难过，不要忧伤，
你们的父母被关在土司家里，
爬过九座高山就可以找着。”

从南方飞来的金鸟，
象朵彩霞在森林上空飘荡，
它不怕猛烈的急风暴雨，
落在阿扎和沙依的屋顶上，
“聪明伶俐的妥底和索都，
不要哭泣，不要悲伤，
你们的父母关于根巴牢房，
涉过九条大河就可以找着。”

从西方飞来的金鸟，
象一团火球把蓝天照亮，
它不怕饥饿和寒冷，
站在阿扎和沙依的窗台上。
“勇敢的妥底和索都，
你们的父母不畏奸邪，
只要迎着初升的朝阳走去，
一定能见到阿爸阿妈的面。”

从北方飞来的金鸟，
象一叶金帆漂过海洋，
它不怕无边的风浪，
对着阿扎和沙依的门口讲：
“坚强能干的妥底和索都，
铁窗关不住你们的父母，
只要闯过茫茫的黑夜，
愤怒的湖水会把恶人埋藏。”

妥底和索都听了金鸟的歌声，
一股暖流涌进凄凉的心间，
他们枯涸的眼睛明亮了，
象芭蕉叶润透了清泉；
他们焦愁的眉头舒展开了，
象荒凉的土地长出了新藤；
他们美丽的嘴唇微笑了，
象艳丽的花朵开放在春天。

妥底和索都姐弟俩，
心中充满着希望，
照着金鸟指点的方向，
直朝根巴士司家飞奔。
一路花香他们不留连，
一路艰辛他们脚步不停。

妥底和索都姐弟俩，
来到波涛翻滚的江边，
他们在江边四处寻找，
江上没有桥梁和渡船。
突然，金鸟架起翅膀，
江面上横出一条彩缎，
姐弟俩踏上灿烂的彩缎，
大步走过波涛汹涌的大江。

妥底和索都姐弟俩，
来到巍峨的山顶上，
他们在山上四处寻找，
山上没有道路通往。
突然，金鸟架起翅膀，
群山间闪现出一道彩虹，
姐弟俩跨上绚丽的彩虹，
大步翻过高耸的山梁。

妥底和索都姐弟俩，
感谢金鸟的搭救和相帮，
翻过了九座高山，
涉过了九条大江，
历尽可怕的酷暑严寒，
战胜凶恶的虎豹豺狼，
离开奴玛阿美寻找亲人，
来到根巴土司的地方。

这里象地狱一样凄凉，
白天，太阳被乌云遮去，
夜晚，月亮不会发光。
大地上的生命遭摧残，
百姓的苦楚能把河水变苦，
百姓的冤屈能把大山压弯。

葛根藤串长在一起，

百姓都同情索都和妥底，
一起诉说根巴土司的罪恶，
怒火在人们心中升起，
大伙帮助妥底和索都救亲人，
在一座山下找到土司住地。

三

衙门里的木鼓敲了九下，
衙门口的火枪响了三枪，
土司坐在大堂的虎皮椅上，
两旁和四周刀枪林立，
今日里根巴要把淫威显示，
阿扎和沙依被捆绑在地上。

“你们是哪方的奴才，
竟敢如此大胆，狂妄，
扰犯了根巴的龙山，
还把我的巴达打伤！”
土司抖着山羊胡子，
等着沙依求情以满足邪望。

阿扎从地上昂首站起，
声音象钹锣一样响亮：
“我们是奴玛阿美的百姓，
不住根巴管辖的地方，
是少爷巴达把我们欺辱，

猎人怎容忍野兽逞狂！
如果老爷你遇到此事，
请问，你动不动刀枪？”

“啊哈，果子熟透了，
就会从树枝掉到地上，
假如奴玛阿美的姑娘好，
她应该是我少爷的姣娘！
山是我的山，水是我的水，
天是我的天，地是我的地，
凡是太阳照到的地方，
那里的百姓都是我的奴隶！
如果谁敢触犯我一根毫毛，
让他当畜牲永受苦役！”

土司的嘴象粪土盖住珍珠，
妄想把阿扎的仇恨压熄；
根巴象霜雷压幼芽，
妄图吓倒沙依甘做奴隶。

阿扎和沙依怒火万丈，
一声大吼冲到土司大堂：
“要我们屈服于邪恶，
那简直是白天做梦；
抢夺我们幸福的人，
当心弩箭刺穿他的心脏！”